

汉江晨报



微信扫描二维码
关注安康日报公众平台

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
第15期(总第793期) 5版

汉江晨报编辑部

主编: 陈俊
执行主编: 杨廷伟
热线电话: 0915-3268532
邮箱: 2837420582@qq.com



李思义/图

少女和她的“毛孩子”们

记者 陈楚瑾

郝蕊很瘦,黑衬衣,黑裤子,黑色的短发,衣服上花色各异的猫毛也就格外显眼。清澈的声音让人误以为她是高中生,实际上郝蕊今年23岁,高中毕业后离开谭坝镇老家,外出工作已有4年,如今在汉滨区南井街经营着一家名叫“有喵在”的DIY手工坊。

“开始只想做好这个手工坊,但在城区捡了一只猫以后,我这儿的猫就越来越多了。这儿有二十多只猫,百分之九十都是捡来的。后来甚至有顾客说,他们就是来这儿吸猫的。”郝蕊说着,怀里的橘猫不停往肩膀上爬。

郝蕊和“毛孩子”结缘,是在十来岁。“那是冬天,下着雪。放学的路上,我听着附近花坛里有猫叫,就蹲下嗅了一声,一只小奶猫钻出来。可能觉得地上冷,它先把爪爪放到了我的手上,然后直接卧在我手里了。”郝蕊说,这种感觉美妙且难忘。

到高中毕业时,家里已经养了七只橘猫,都是郝蕊捡回来的流浪猫。毕业后,前往湖北宜昌打拼的郝蕊也自然进入了宠物行业。但某次当地救助站送来几只受伤的流浪猫后,她经营的宠物店爆发了猫瘟,损失严重。郝蕊深受打击,耗尽积蓄和心力后回到了安康。“结果回来

以后还是放不下,看到流浪受伤的小猫小狗就没办法袖手旁观。”郝蕊说着,有些无可奈何。

“这边学生多,搬过来以后营业额高了一些,但也只是维持收支平衡。能力有限,救助的猫绝大多数得送养出去,前前后后送养了50多只猫咪了。”也是在送养的过程中,郝蕊深刻体会到了安康与“外头”的差异。在二三线城市,领养猫需要到领养人家里实地看,收入稳定,家人同意、高层封窗……这些都是硬性条件。郝蕊知道在安康不能要求这么多,所以她只要求领养人提供领养协议、身份证复印件、两百至三百元押金,一年后如果猫安全健康,再将押金全额退还。尽管退让至此,郝蕊还是遭受了不少恶意揣度。

有些人知道押金是退还的,就是不想给。甚至还有上来就要不办手续领养,还要猫打过疫苗,做过绝育,附赠猫咪用品的。更有人直接在领养群里说“在街边就能捡到小猫小狗,就一定要给你钱?”郝蕊觉得这是在轻视“毛孩子”们的生命,她厌恶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她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有些是因为出来没牵绳丢丢了,有的是直接被主人抛弃了,大部分流浪猫狗是被迫流

浪。”郝蕊说,救助的流浪猫狗越来越多,她越觉得人心可畏。“这只叫点点,是我们店里最惨的猫,主人送过来就走了。当时点点满身都是跳蚤,耳朵里都是耳螨,背上就跟山脊一样,身上还有一些旧伤痕。现在都好了,就是怎么都吃不胖了。”点点跳上郝蕊靠着桌子,蹭着她的手。

也有好心人提出捐钱帮忙,但郝蕊只接受捐赠物资。她说:“不是人人都会相信你是真的把钱都花给流浪猫狗了,我不愿意别人说我卖惨,蹭热度。我接受不了。”不接受捐款,又抽不出时间和精力做兼职,买猫粮、猫砂、给猫做绝育、买药看病这些开销又是必需的,几年来郝蕊背了十几万贷款。“除了本来有名字的,我给捡来的猫狗取的名字都是招财、进宝、富贵儿……”郝蕊玩笑说道。

“其实在安康做流浪动物救助的不止我一个。我认识四个做流浪动物救助的,加上我现在在养的流浪猫狗大概有四五百只。我认识一位30多岁的单身姐姐,她救助流浪狗五六年了,每次我这边的流浪狗会转交给她,她那边的流浪猫会转交给我。她的一百来只狗狗都不对外领养,一是有固定的捐赠人,精力和物资

编者:

动物,不仅是人类生活的伙伴,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必不可少的维持生态平衡的物种。达尔文认为,关心动物是一个人真正有教养的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其道德关怀的范围就越宽广。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伴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和认知视野的不断拓展,人类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认识愈加深刻。

这也是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世界,但这个生命形态里所发生的故事,只要你注意观察,其悲欢同样让人寸断、唏嘘。对它们而言,那一个给予它们或假或真的感情的人,就成了它们的整个世界,于是它们将自己的一切悉数奉上,甚至于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一样的生命,同样需要得到一份应有的尊重,这也是大自然赋予万物灵性的本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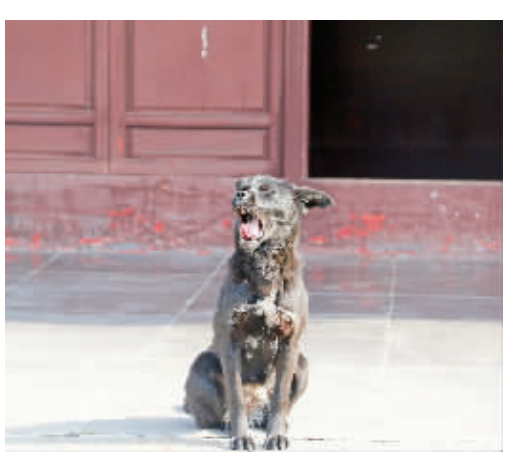
在此,通过我们身边的几个小故事,希望能唤醒更多人的善行善为,保护动物,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而应该思考如何与其和谐相处,做一个负责任、有爱心的人,更应该对自然、对生命始终心存敬畏。

上允许她自己养,二是狗和猫不一样,猫大不了再被‘流浪’,但狗得担心会不会被吃掉。”郝蕊很理解这位姐姐,因为经自己手送出去的猫,近乎一半的领养人联系不上了。“电话打不通,发微信人家把我好友都删了。”郝蕊说,一段时间里,郝蕊将自己的微信昵称改成了“喜欢单删的勿加!”

郝蕊也有扛不住的时候,但每次,表姐都把她从悬崖边拉了回来。“我有严重抑郁,双向情感障碍,发病的时候必须住院。去年犯病时喝水进食困难,有一次呕吐物呛到气管里,如果不是表姐及时发现,我就窒息死亡了。”在郝蕊心里,表姐和自己是一类人。尽管表姐曾反对自己救助流浪猫狗,但郝蕊知道这也是一种保护。

支持郝蕊坚持下来的另一股力量,是“被需要”。郝蕊说,“就是见了太多不靠谱的领养人,我才知道我不能停,‘毛孩子’需要我。我们现在在想救助站更加规范,方便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但相关手续却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12345市民热线也打了,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好在,表姐和表姐男友准备投资做猫咖,邀请郝蕊做技术指导,极大地缓解了郝蕊的身心压力。“表姐他们答应留出房间,让我继续做流浪动物救助。猫咖地址选在东关,我去看过了,地方宽敞,还有一个小院子。”想想“毛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的场景,郝蕊觉得,好像前路也没有那么难了。



一见镜头自动入戏。 记者 璩勇 摄

我是讨厌狗的,虽然我小时候最喜欢动物,但1991年安康爆发的狂犬疫情,看了那么多人无比痛苦地死去,真的,那时候我对狗这东西就有了很强的戒心。记得,当时还连续写了《嘶叫的警报》《警报拉响之后》等文章,提醒人们注意狗的危害。

多少年来,死者的表情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特别是当时在汉滨区流水镇一所学校采访一个水灵灵的小姑娘,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却仍抱着希望跪在大夫脚下说:“叔叔,救救我吧!”那情景,至今让人伤逝。所以,我连狗肉都不吃,不是出于怜悯,不是出于两个生命形态的无情空间,而是出于恐惧。

但人有时逆转就在刹那。毕竟动物和人类一同走出森林,基因中有灵长类对它的役使和它对灵长类的依赖。狗最如此,愿意和我们相伴。

2007年,报社开始了大迁徙——从繁华的金州南路60号搬到当时的过渡性办公地江北寇家沟。当时寇家沟很偏僻,单位下班院子漆黑冷清,据说时不时还有盗贼出没。对此,单位决定把以前守夜的门房大爷留下,这时,我遇到了豆豆。

豆豆是一条黑色的中华田园犬(俗称土狗),母的。或许是门房老马从农村领来的,豆豆有农家狗先天没见过世面的胆怯和乖巧。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干部挤到这个院子,无论是见到谁它都低下头又摆尾巴又是蹭脚。

文字是枯燥的,有这么一个小东西在这个办公室门前嗅嗅,那个门口望望,大家自然多了一份乐趣,开始肯定了豆豆的存在。编辑部谭西、鲁丽等几个小姑娘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豆豆。人和狗是很容易沟通的,只要你喂它疼它,豆豆又是那样听话,自己玩得无聊还会在报社院子里来个前空翻、后空翻,以吸引大家对它的注意。时间长了,大家都关心起豆豆,外出赴宴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包。有一次,为打包还争了起来,一问,才知道都是为豆豆打的包,很快和解。不到一年,豆豆的营养开

始过剩,从我们来时的骨瘦如柴变得毛色油光水滑,阳光下像黑丝的绸缎。吃饱喝足时,还会跑到报社大门口“汪汪”对天叫几声,它不是要咬人,而是证明——我会看门,我不会忘记自己存在的职责。

我经常晚上加班,总带着点心,豆豆只要看见我来,就会“呜呜”兴奋地叫,蹭着我的腿吃了点心后,就安静地卧在我办公桌下。写完稿要走了,总是追着我的车,一直把我送到寇家沟街口。当然,我从来不去摸它,因为我怕狂犬病。然而渐渐地我对狗防范的壁垒在打开,但有一天,豆豆死了。

记得是200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从汉阴采访回来,带了一大碗包桌上的牛肉给它。平时,这个时候豆豆肯定会撒欢,但这天我喂牛肉送到它嘴边,它嗅了嗅,眼神无光地看了看我。当时我也没在意,就回去写稿了。那天,豆豆没有追着送我。

豆豆

记者 卜一兵

第二天晚上,豆豆没有如期用头推开我办公室的门。我去问门房老马,开玩笑地说:“怎么今天没见豆豆,是不是让哪家狗拐跑了?”老马才告诉我,豆豆昨晚死了——因为难产,一个崽崽的脚堵在产腔门口,憋得另外三个崽崽也没活成。豆豆不断地转着追着自己的尾巴又拉又舔,最终力竭而死,血流了一大滩……我听后,心里难受极了,才知道它昨天眼神的无光无神,那是生产前巨大的阵痛……而我却没有体察到,如果知道它要产宝宝,该多好……

第二天,我见到了埋葬豆豆的门房老王,突然对他吼了一声:“为啥不打电话给我,我认识兽医!”老王着实吓了一跳,用白河话委屈地说:“你莫给我发脾气!都半夜两点(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狗娃子会死,还是我和老马给埋的……不信你挖开看一哈(下)。”老王用手指着办公楼旁边的一块空地的荒草堆说。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多少天,我沉浸在这个活泼生命的逝去中……这条狗,给机关的单调带来了少有的欢乐。

村里离不了猫,老鼠多。有了猫,柜里的米面,厨房的剩菜剩饭,就不怕老鼠糟蹋了。久之,猫就成了功臣。决定好了要喂一只猫,就寻思看十里八乡谁家猫下了崽子,打个招呼,出月了,逮一只。

新逮的猫,回家路上要捂住眼睛,防止它看到了回家的路,生出二心。到新家后,捡一块儿石头,擦屁股。把石头扔得远远的,一边扔,一边教育:“拉屎的地方,知道不?可不能胡拉!”

你也可以给猫准备一盆沙子,让它拉沙子。猫是极干净的动物。要拉屎了,两只爪子轮番刨,刨出一个窝,拉一泡屎。转过头,闻一闻,确认无误后,抬起右爪,轻轻地吧周围的沙子扒拉过来,盖住。这叫猫盖屎。

猫爱洗脸。天气好的时候,它蹲在干柴堆上,舔毛,洗脸。母亲说,猫洗脸,要下雨。伸出带刺的小舌头,一下下,舔前腿,舔后背,咬尻子,要尾巴。半眯眼睛,伸出前爪,在耳畔处抚梳。洗到陶醉处,就咕咕噜噜念起经来。

猫爱念经。它在睡觉时,不会念经。在陌生人面前,不会念经。冬日,温暖的火炉旁,它卧在你的腿上,眼半睁半闭着。咕咕咕。念经,表示它很放松,很舒服。

猫极贪玩。母亲织毛衣,它扑毛线。我扫地,它追扫帚。自己的尾巴也能玩得饶有兴趣。好多天,我看见它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追上之后,一口咬住,轻轻松开,舔一舔。

猫爱撒娇。半天不见了,你一回家,它就围着你的腿转圈圈,拿头蹭你,嘴里千娇百媚地叫,柔软腔调,脚下绊得你连路都走不动。直到你弯下身,抚摸它。

猫爱邀功。这点倒是和下了蛋的母鸡很像。很多次,半夜,我被很大的响动惊醒。母亲拉开灯。只见我家那只黄猫叼回了一只大老鼠。老鼠还活着,瑟瑟发抖。黄猫威风凛凛,不错眼盯着老鼠,抖撒着胡须,弓着身子,时伏时起,尾巴时卷时舒。我们管猫尾巴上的功夫叫“魔法”。黄猫就只是束手就擒了。让它跑,它也跑不掉。黄猫就这样,放了擒,擒了放,玩弄了半晌上。母亲照例对它夸奖一番,奖励它再接再厉。我到现在也不喜欢猫玩弄老鼠这一套。

猫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猫逮了一只麻雀。它把这个猎物当成了老鼠。它松开了爪子,麻雀吓呆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扑棱棱”飞走了。猫连忙追出去,晚了,麻雀飞到空中了,落在一个树顶上。猫上树,麻雀又飞走了。猫落在地上打滚。“哇呜呜哇”直叫。样子像极了撒泼的孩童。一个下午,猫都不自在。快快乐乐。父亲逗它说:“怪谁呢?怪你自己呀,你当它是老鼠呢。它会飞,长点记性吧。”

家里养的猫鲜有善终的。总有些人不养猫,却喜欢下鼠药。猫吃了药死的老鼠,很难逃出一命。我记不清家里药死了几只猫。有时候是半夜,猫回来了。东倒西歪,眼睛蒙了一层雾。母亲说:“瞎了,猫吃死老鼠了。”我和父亲睡意全无,都起来帮忙抢救。酸浆水加仙人掌汁。我帮忙按住它小小的身体,掰开嘴,灌药,催吐。折腾半夜,做了一切努力后,母亲对猫说:“看你的造化了。”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抢救过来的。可每次,我们都是全家上阵,用这个偏方救猫。也没有其他有效的方子。

猫不会死在自己家里,它会远远找个地方,悄悄死去。它消失在你的生活里,再也不见了。



鲁丽

猫

这群白鹭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本报讯(记者 潘润生 实习记者 安琛)《多方合力保护“最美钉子户”》一文于4月26日《安康日报》刊发后,安康市高新区二档村11组的一群白鹭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4月29日《陕西日报》一篇《请为白鹭留个家》为这里的鸟儿们再次发声呼吁。

5月7日至8日,先后有两批次的西安摄影爱好者专程驱车来到二档村,为这雪白的精灵留下“靓照”。

这群摄影人是西安成麟摄影俱乐部的13名成员,在拍摄现场俱乐部的队长杨勇一边拍摄一边赞叹道:“往年四五月份在白鹭的繁殖期,我们要组团专程去江西

的南昌或者东北拍摄,时间、经济成本高昂。没想到安康就有如此优质的拍摄资源,这让我们又惊又喜。这群白鹭对于致力打造生态旅游城市的安康来讲,无疑是一张难得的名片。宁陕为了方便全国各地鸟友拍摄太阳鸟,专门搭建亭子和长廊等配套设施,鸟友们又通过影像将城市宣传出去,引来游客拉动当地经济,真的是可以借鉴一下。”

采访中记者得知,西安影友是通过安康本地的爱鸟人士皮勇维发现二档村白鹭的。“西安影友是看见我发的白鹭美篇,觉得非常震撼,而且拍摄点就在城中,于是他们立即就动身来拍。”皮勇维说:

“虽然西安打造了很多湿地公园,但目前还没有拍摄野生白鹭的区域,保护好这片景观,对提高安康知名度、美誉度大有裨益。”

对此,记者再次与市林业局取得联系。市天然林保护中心野生动植物保护科科长周利平说:“如果采取移除鸟巢、砍伐树木等方式破坏,那么这里的生态将难以恢复,白鹭也几乎不会再来这里筑巢。目前,我们已向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发送《关于做好高新区二档村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白鹭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的函》,建议原生态保留白鹭栖息地。”截至记者发稿时,安康市高新区管委会未就此事发布最新回复。

